

观史
热血山河寸不让

这是六十军第一次踏上华北平原。

这些来自彩云之南的滇军子弟，熟悉的是云岭峡谷、密林深箐，却从未见过坦克如钢铁洪流般碾压而来。此刻，以台儿庄为中心的争夺战已结束，日军退守峄县、临沂地区，准备卷土重来。四月中旬，日军开始以主力板垣、矶谷两师团及伪军刘桂堂部三万余人，企图汹涌南下，寻隙乘机用楔形战术突过中运河，切断陇海路，直攻徐州。

然而，更严峻的现实接踵而至——

当第六十军奉命接防台儿庄以东阵地时，原守军汤恩伯、于学忠部已在日军猛攻下节节败退，阵线崩溃，形成巨大缺口。六十军各部进入防区阵地，183师在右，集结于陈瓦房、邢家楼、五圣堂地区；184师在左，集结于台儿庄以东陶沟桥地区；182师在右后，作预备队，集结于蒲汪、禹王山地区。

滇军尚未完成集结部署，便在前陈瓦房、邢家楼一线与突人之敌不期遭遇，仓促应战。

军长卢汉曾回忆：“四月二十二日早八时，军指挥所抵运河边黄家楼，东北方向枪炮声大作。旋得183师师长高荫槐急报：该师先头杨宏光旅行至陈瓦房、邢家楼、五圣堂时，突与敌军遭遇，正激烈交火。我当即下令：迅速展开，抢占要点，坚决抵抗！”

命令下达的同时，日军乘虚以两个步兵联队、炮三十余门、坦克二十余辆，组成联合突击集群，乘势南犯，直插我方腹地。

遭遇战在前陈瓦房打响。与突围战以我方之强攻敌方之弱不同，阻击战的重点在于以攻代守。

183师1081团2营营长尹国华率部行进至村口，突遭日军先头部队袭击。尹国华果断下令反击，率尖兵连猛扑村内，击退日军搜索小队，抢占陈瓦房，为后续部队赢得宝贵时间。

但敌军主力迅速合围，数辆坦克伴随步兵从四面压来。滇军缺乏反坦克武器，战士们用机枪扫射、手榴弹投掷，却难伤其皮毛。

此时，战士们成串跃上坦克，将集束手榴弹塞入观察孔或履带缝隙。有人抱着炸药包滚入车底，与敌同归于尽。烈焰腾空，数辆坦克起火瘫痪。

日军后续部队蜂拥而至，以绝对优势兵力将2营团团围住。激战至黄昏，尹国华壮烈牺牲，全营五百余人几乎全部殉国。

最后仅剩十余人突围，班长率残部向西南撤退，途中遭敌追击，战士们纷纷倒地。唯士兵陈明亮一人冲出重围，浑身是血见到卢汉。

这位自称“从不流泪”的彝族将军，望着眼前唯一生还的战士，泣不成声。

陈瓦房一战，虽以惨烈告终，却为六十军主力展开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备战时间。

陈瓦房村前的水塘里，长眠着滇军将士。今年91岁的陈朴辉老人介绍，池塘东岸曾有一座尼姑庵，现在是一座小小的土地庙。“当年云南兵的尸体被埋在尼姑庵周围的水塘里。小时候俺跟伙伴们还曾在这里捡到小镜子，镜子背面是模糊的女人相片。”陈朴辉说。

1938年4月22日拂晓，台儿庄城南、大运河西岸的车辐山火车站，一片喧嚣。敌人的侦察机不时在上空盘旋，前线隆隆的炮声已清晰可闻。

第六十军先头部队第183师、184师在此下车，踏着京杭大运河上临时架设的浮桥，向五圣堂、邢家楼、东庄方向急行。他们未曾想到，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已在前方悄然等候。

兄弟连长
诀别五圣堂

□ 本报记者 卢昱



赵克出征前赠友照片

4月23日至24日，战局转入惨烈的拉锯战。从陈瓦房往西南方向，依次是邢家楼、五圣堂、火石埠一带，敌我七万余人在不足四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拉锯般厮杀，逐屋争夺，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183师542旅少将旅长陈钟书，率部死守五圣堂。23日下午，日寇发动更大规模冲锋，但我方弹药已供不上。陈钟书端起枪，振臂高呼：“冲啊！”率领将士冲向日寇，与敌展开肉搏战，接连刺倒十四名日军，再次击溃超过我方数倍兵力的日军。在战斗中，陈钟书面部不幸被一颗流弹击中。

侍卫曾永泰与司号班长关国祥轮流背其至运河边，卢汉军长下令：“快背过河医治！”

然而，过桥后才发现，陈钟书将军早已牺牲。遗体被抬上火车，运至徐州，草葬于东关外乱坟。

在五圣堂与陈钟书一同坚守的，还有542旅1084团的连长赵继昌、赵克两兄弟，两人在家中分别排行三、四。

4月24日，赵克率部连续打退日军七次冲锋，最后一战，与敌展开白刃肉搏，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年仅24岁。

夜幕降临，战场归于死寂。赵继昌在血泥中呼喊弟弟的名字，无人应答。他在尸堆中翻找，手被碎石划破，脸上满是血污。终于，他在焦土中找到了弟弟的遗体。

在衣袋里，赵继昌发现了一封未寄出的家书，借着战场的火光读这封信：“慈爱的双亲：现在已经加入台儿庄战场了。儿已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去和敌人肉搏。此后战场上的消息请您老人家不要担心，同时亦怕不可多得。伯父以及三、四姐、惠珍等各处的信，情况上也不许可我安静地一一问安。飞机不住在抛炸弹，大炮不住在咚咚的响。不写了，敬祝福安。不肖儿师韩（注：赵克又名师韩）跪禀，四月二十日于台儿庄投。”

赵继昌抱着弟弟的遗体，在火光中痛哭。他记得母亲送行时的叮嘱：“活着回来，兄弟都要回来。”可如今，弟弟再也回不去了。

赵继昌从废墟中拾起未燃尽的木头，架起火堆，将弟弟火化。骨灰装进绿色军用帆布袋，背在肩上。他默默发誓：“我一定要把弟弟背回家！就是骨灰，也要让爹娘看一眼。”

在不少战报中，五圣堂被写作“武圣堂”。如今的五圣堂村，与鲁南苏北的其他村落并无二致，村内乡亲在忙着拓宽水泥路，将丰收的大蒜归仓。询问村里老人，已鲜有人能讲出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4月25日天刚亮，日军再次进攻。赵继昌背着弟弟的骨灰，在阵地上继续战斗。部队建制早已打乱，不同连队的士兵混杂在一起，却只有一个信念：与阵地共存亡！

火石埠，沿村庄西侧的小山岗呈长蛇状而建。据村民说，山中所产火石一擦便出火花，村庄由是得名。如今，小山岗最高处，不超十米，而这个高度，在战争年代，便是难得的天然屏障。

据参加火石埠战斗的3营12连连长山毓萌回忆，4月26日晚9时许，1083团团团长莫肇衡来到火石埠隔壁的东庄阵地，一坐下就说：“我一个团只剩下18人了！曹操过华容道的18骑是将，而我只剩下18个兵！”不多时，他又起身去找军长卢汉，军长叫他带着那18人和军部收容的108名战士连夜直奔火石埠阵地。

正如卢汉所忆，莫肇衡在火石埠遭遇了东庄来袭之敌，他指挥战士们迅速利用地形还击，相继打退了日军多次冲锋。而日军依旧如潮水般涌来，子弹打完了，莫肇衡率先亮出刺刀，展开肉搏。他一人拼三敌，紧张搏斗之时，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

莫肇衡倒在血泊之中，被战士紧急抬往战地医院。途中，莫肇衡挣扎着扯下浸满鲜血的征衣，在战友搀扶下于道旁一块石头上，用血写下“壮志未酬身先死”七个字后，气绝身亡，时年43岁。

此时，赵继昌未接到撤退命令，与战友坚守至半夜。日军的照明弹使其暴露了目标，只得在黑暗中突围。迷途中，他听见熟悉的云南乡音——184师师长张冲说：“你们现在的旅长是马继武，现在某处。”

赵继昌归队后，又去抢夺火石埠高地。有一次退下来休整时，马继武旅长对他说：“老弟，太辛苦一点，我是记得你的！”赵继昌拼命地把火石埠又夺了回来，决心与阵地共存亡，已无生还之念。在火石埠，赵继昌坚守四昼夜，28日下午，他身负重伤，被战友背下火线，在运河边，他遇见师长高荫槐，师长让他去后方医治，并征询谁可接替他的职务。

“现在唯一的长官只有排长何文州了。”赵继昌说。

高荫槐马上写手令叫何文州代理营长，清点人数，只剩28人。

赵继昌始终背着那袋骨灰。1938年10月，云南省为六十军阵亡将士举行追悼大会。赵克之父赵伯勋致信龙云，详述儿子牺牲、三子背骨灰作战之事。云南省档案馆至今保存着这份催人泪下的申请函：“窃国民第四子赵克，充六十军一八三师五四二旅一〇八四团第一连连长，随军出发抗日，于鲁南会战，于五圣堂之役，以身殉国。第三子赵继昌闻耗，前进救弟，得其尸不忍弃之，适当敌攻击甚急，挥泪焚弟尸身，拾其遗灰负之，复前进抗战……”此件档案还附有赵克遗像、遗书及胸章各一件。后来，赵克的骨灰葬于北教场陆军墓地。

赵继昌与赵克，只是六十万滇军中的普通一员。在火石埠南的禹王山，还有一场惊心动魄却黯然收场的阻击战。据滇军历史研究者石智文介绍，1938年4月22日至6月17日，六十军战报统计阵亡军官177员，准尉及士兵13692人；负伤军官380员，准尉及士兵4165人；失踪军官430员，准尉及士兵390人。他们用血肉之躯阻挡钢铁洪流，以“猴子兵”的机智与悲壮，树立了热血山河寸不让的精神丰碑。

赵继昌与赵克，只是六十万滇军中的普通一员。在火石埠南的禹王山，还有一场惊心动魄却黯然收场的阻击战。据滇军历史研究者石智文介绍，1938年4月22日至6月17日，六十军战报统计阵亡军官177员，准尉及士兵13692人；负伤军官380员，准尉及士兵4165人；失踪军官430员，准尉及士兵390人。他们用血肉之躯阻挡钢铁洪流，以“猴子兵”的机智与悲壮，树立了热血山河寸不让的精神丰碑。

三清洞西侧十米处，“白云庵”三字在竖向方形凹槽中静静伫立；更西处，长椭圆形巨石上的“白云洞天”四字虽已模糊，却仍能想见当年笔力的遒劲。西侧石窟虽仅1米见方，无名无像，却与志书中“西庵二洞”的记载完美呼应。沿山脊向上还有一处秘密洞穴，口小底大，内有洞天，山洞匾额已不可识，当地人称之为“灰人洞”，抗日战争时期曾作为北海银行掩藏印钞设备的绝密点，层层洞窟构成了西庵的完整修行体系。

而东庵的“水帘洞”则是另一番景象。悬瀑之上的洞口近方形，内部鲜见人工雕琢痕迹，基本保持原始状态。这里与西庵一样，也留下了抗日战争的印记——北海银行曾在此掩藏物资，伤员也曾在此洞中隐蔽，让这座道教圣地多了层红色记忆。

“白云庵石窟的价值，远不止于几尊造像、几处洞窟，那些残缺的造像、风化的题刻、残存的遗址，不仅是宗教艺术的载体，也凝结着当地的岁月记忆，成为莱州人文脉络的重要节点。”孙衍说。

从暑期档“逆袭”
寻电影突围的密码

□ 师文静

从开局爆款难寻的焦虑，到中期多部影片点燃票房的惊喜，今年暑期档（6月1日-8月31日）正上演大逆转。截至目前，暑期档票房已接近90亿元，险象环生中，稳住了市场。

今年暑期档影片瞄准中国电影向“新”发展的思路，主旋律和重大主题创作注重与民族情感、民族记忆的关联；优秀喜剧片在历史纵深中演绎笑中带泪的人性寓言，彰显了创作的多元包容性；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中，国产电影开拓出全新的创作空间，为观众呈现一个更具深度与多元的光影世界。

悬疑片是往年暑期档票房的“吸金大户”，这一特征今年并不突出。暑期档以《碟中谍8》《时间之子》《分手清单》等影片拉开序幕，悬疑片《酱园弄·悬案》上映后打开讨论度。但作为暑期档开局的焦点之作，聚焦“旧上海杀夫奇案”的《酱园弄·悬案》，赢得了话题度，却没有赢得高票房。影片试图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地呈现传奇案中的社会历史议题，但暴力视听繁多、群像符号化、剧情松散，有故弄玄虚之感。悬疑影片《恶意》、青春悬疑片《花漾少女杀人事件》，因为题材小众，未能火爆。口碑不俗的《花漾少女杀人事件》，通过一个“她杀她”的谜题，呈现复杂的东亚家庭叙事中的青春伤痛。原生家庭的沉重之爱，是青春的成长之痛。国产片青春伤痛主题，越拍越有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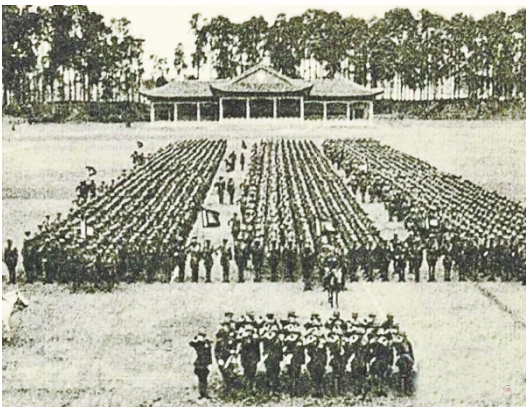
作为票房的“定海神针”，每年暑期档喜剧片都会在题材、手法上各显神通，激发观众观影欲望。去年同档期的《抓娃娃》《逆行人生》，以温暖现实主义与喜剧的结合破题，赢得票房。今年暑期档喜剧片，在原著改编、演员选择、主题定位上，依然紧握“流量密码+本土叙事”的创作思路，但《长安的荔枝》《戏台》不约而同以“小人物的生存伤痛”作为主线故事，通过戏谑与批判的艺术手法，尽展思想深度和人文价值。《长安的荔枝》以黑色幽默解构历史，从剧作到电影的高热度，再次佐证了马伯庸作品多形态改编的价值。《戏台》以一出旧世梨园荒诞戏，呈现混乱年代戏班小人物的“命如草芥”，及“戏比天大”的艺术坚守。影片使用高度戏剧化的“三一律”古典创作手法，将学院派喜剧理论融入其中，强戏剧性、传统韵味感、历史沧桑感等，让其成为电影市场上的“另类”，但这也恰好证明了国产电影创作的多元包容性。另一部喜剧《你行！你上！》，延续了姜文追求画面冲击力的“姜式美学”，但所讲述的钢琴家郎朗学琴生涯的故事，充斥着父权训诫和成功学信条，未能挖掘出天才成长的代际冲突、文化冲突乃至人性光彩。在争议中，这部影片迅速在暑期档的大池子里沉底。

如何更好地展开传统文化的当下表达？往年暑期档的《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长安三万里》，皆以很强的工业化制作水平，重释经典文本，前者再现气势磅礴的神话史诗，后者以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唐诗，深度解锁中华美学、中国人文精神。今年暑期档影片在挖掘传统文化上出新招。《聊斋：兰若寺》以故事形式呈现《聊斋志异》，影片借《聊斋志异》鬼怪之形，讲人间诸事，给人精神抚慰。《西游记》的改编，常与当代职场深度关联。《浪浪山小妖怪》颠覆“唐僧师徒四人历劫取经”的经典叙事，以无名小妖《山寨取经团》的励志主题，引发当代打工人的共鸣。小猎妖平凡、笨拙却努力生活、善念待人，最终走出浪浪山，完成“社畜”的进阶之路。取经，并不专属于天仙神将，小人物，也能挑战强权法则，也可以斩妖除魔求大道。影片对经典文本的解构，为传统文化题材电影提供创新思路，那就是经典改编要植根于当代人的日常经验和精神需求，让经典与时代和观众实现精神共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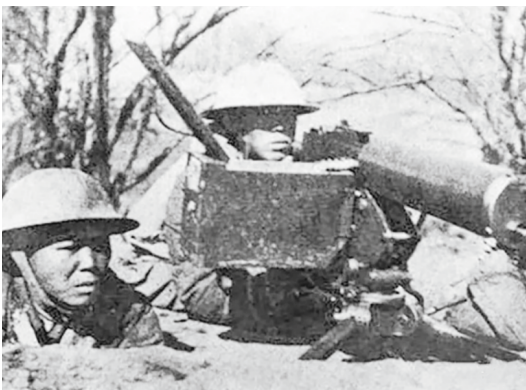
国产电影叙事视角的新突破，体现在大主题创作中。《南京照相馆》是暑期档兼具历史厚重感与市场号召力的优秀作品，实现了“历史记忆”与“个体情感”的相互融合。影片依托史料考证与真实人物原型，以平民视角讲述战争，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在个体生命誓死保护铁证的使命中得以重新显露。影片中的平民英雄、大屠杀受害者，是触手可及的邻居、朋友、兄妹、家人，民族的记忆，伴随着情感的羁绊，实现了历史与当下、观影者个体情感与民族精神意志的相通。《南京照相馆》在破题历史叙述、视听美学、市场探索等方面，为抗战题材电影指出新方向。《东极岛》以二战时期浙江东极岛渔民冒死救援英军战俘的真实历史事件为原型，讲述中国人抗争的血性、大爱的胸怀。影片通过阿鼎、阿荡等渔民守护家园的强烈意志，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也在细腻刻画人物的抉择与觉醒中，彰显出民族的精神品格。

暑期档引进大片方面，《碟中谍8》《侏罗纪世界：重生》《F1：狂飙飞车》等影片带来不一样的视听观感。《侏罗纪世界：重生》将观众代入真正的史前孤岛惊悚世界，被基因改造的变异霸王龙，拷问人类借由科技违反自然的造物行为，是在延续生命，还是制造灾难。影院硬件的升级会带来更极致的观影体验，《F1：狂飙飞车》就借助拍摄、放映技术的进步，为观众带来主观视角、全方位沉浸感的赛车体验。

暑期档票房、口碑齐飞的优质影片，无论定位于何种故事背景，都追求叙事新视角，具有“贴地飞行”的当下感和亲切感。《长安的荔枝》的李善德、《戏台》的侯班主、《浪浪山小妖怪》的小猎妖、《南京照相馆》的阿昌和林毓秀、《东极岛》的阿鼎和阿荡等，皆是平凡人物，骨子里的韧性却成为观众情感共鸣的锚点。“小人物的韧性”不仅是角色的弧光，也是叙事革新的支点，市场破圈的突围术。高质量电影作品要走进人民中间、走向生活深处，书写伟大时代的“奋斗史”和“心灵史”，这一创作导向，在暑期档有了最好的注脚。



第六十军在昆明北教场誓师出征抗日



中国守军在台儿庄外国阻击进犯的日军

马山深处有“玄机”

□ 本报记者 鲍福玉

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莱州市马山南麓白云庵石窟造像的发现，为全真教文化研究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座在《掖乘》《莱州府志》中多有记载的山间遗存，与大基山道土谷、寒同山神仙洞等共同构成当地独特的道教文化景观，实证了莱州作为全真教重要道场的历史地位，为研究全真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马山，这座被誉为“掖境诸山之祖”的山脉，得名于中峰天然形成的“马鞍”。《掖县志》中“岩峦奇特”四字，道尽了它的地理特质：海拔虽非顶尖，却以蜿蜒起伏的山势、嶙峋交错的巨石，成为莱州的地理地标。南麓的白云庵，便在这山环水抱中占据了最佳位置，东庵嵌于中峰岩腰，洞口如斗，内有细流弥漫而下，旁悬飞瀑“响振山谷”，水流南去汇成长河；西庵踞于缓坡之上，气象宏开，俨然一方洞天福地，古老的石像静默伫立，沧桑浸染间犹见往昔香火鼎盛。

地方志书对白云庵的偏爱显而易见。《掖县志》将其与竹林寺并列于莱州山水之最；《勺亭实小录》更是直言其“遼密不亚大泽”，堪称莱州名胜的翘楚。清康熙年间的《莱州府志》精确记载了它的方位“府城东五

十五里”，清代地理学家侯登岸《游马鞍山记》明确记载，白云庵分东、西两庵。“东庵先为相国张公别墅，今再易主矣。西庵有老子祠，道人住持。”

详细的史籍著录为后世考证埋下重要伏笔。莱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科负责人孙衍介绍，白云庵西庵石窟位于半山腰处，周围山石嶙峋。石窟地基遗址尚存，后方有条形山石垒的台阶。遗址原有庙堂三间，20世纪40年代被焚毁。庙堂北侧巨石上，曾有两个石窟。东侧石窟较大，洞口上面阴刻“三清洞”三个大字。洞内供奉汉白玉造像两尊，正中央一尊为“老子像”。

据周边村民回忆，三清洞内原本有三尊造像，分别是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与太清道德天尊，均在特殊年代遭毁，现在洞内所留两尊造像，头部与半胸不存，躯体斜裂，东侧一尊残像则流失山下。洞窟的细节设计令人惊叹：洞外构思巧妙的排水系统有效降低了水流对洞窟的冲击；洞内造像线条古朴圆润，汉白玉材质和雕工工艺，都与莱州另一处道教圣地——寒同山神仙洞的造像如出一辙。这种工艺上的相似性，恰好印证了明万历《莱州府志》的记载：“披云真人，十二从刘长生脱俗，天性敏慧，道行淑真。开马鞍山一洞，神

文物新发现



三清洞